

●长篇小说选载

# 夏姬传(七)

■柳岸

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停在馆舍的院子里。屈巫环顾馆舍四周，死气沉沉，人寂物静，他迟迟没有上车，不知道自己在期待着什么。是的，他希望有点动静，哪怕是一片飘落的叶子也好啊。然而，并没有什么奇迹发生。

屈巫万般失落地上马了。马车飞速驶出了馆舍大门，往西边去了。

屈巫看着热热闹闹的陈城街衢，人群熙熙攘攘，来来往往，悠闲自在，心中不由得生出悲悯。陈侯，可曾想过这些黎民？他要亲手毁掉他们安宁的生活，陪他们于水火之中吗？而这些安逸的人们，是否知道，明天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？车子快到内城的西门时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屈巫问：“为何停车？”

御者说：“一个自称是司马府的人，送给大人一个包裹。”屈巫说：“快呈上来。”

御者递给屈巫一个织锦包裹。屈巫急忙打开织锦，里面是一个木椁。他打开木椁，里面竟是一方丝帕。

这是一方绣着一枝含苞芍药的丝帕。他知道，这是夏姬给他的。只是，她的这枝芍药何其迟也。待他再看，上面还有两行字：“含苞待放未遇时，稍候一刻又何妨。”

什么意思？互赠芍药是郑国男女表情达意的习俗，她送他一枝绣着芍药的丝帕，一定是表达她的心意。那么，为什么是一枝欲开未开的芍药？是的，他们相遇时，那芍药一定是含苞待放的。可是，“未遇时”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一定是说她当时失约是不得已的。“稍候一刻”是他们相约时唯一的一句话。又“何妨”呢？

“稍候一刻又何妨？”她是在祈求他吗？是为陈国，还是为她？是的，都一样的，“稍候一刻”便是生机，就有可能免遭屠城。那么，他能做到吗？楚王熊侣绝对是个韬光养晦的君王，他会洞察一切的。如果他有一丝的不忠，便会

引起楚王熊侣的疑惑。如果他失去了楚王对他的信

任，那他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他的目标，不就是为了跟随楚王侣建功立业吗？如果不能实现人生抱负，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

屈巫把那方绣帕珍藏在胸口，闭上了眼睛。夏姬那烛光一样飘忽不定的眼神，灵动妩媚的眉毛，那眉眼之间的流盼。还有，司马府那股透骨的幽香。竹林里那神秘的背影。这个郑国的女公子，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秘女子？倘若明日屠城，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。不，他一定要弄清楚这神秘女子。是的，“稍候一刻又何妨”，可是，面对聪慧过人的楚王熊侣，他又有多少把握呢？

屈巫回到了楚军营，楚王熊侣和各位将军都在，显然在等候他的音讯。一切都部署好了，单等陈国君臣城下结盟，倘若陈国不肯，一日之内，陈城必陷。

看到屈巫的表情，楚王熊侣已经猜到了结果。未等屈巫开口，他便说：“陈侯不肯？可一旦攻城，将给陈国带来什么？”

屈巫说：“臣无能，这些都已经向陈侯说清楚了。”

斗越椒在一旁说：“君王对陈国是不是太客气了？先王时期，陈国撕毁盟约亲晋。而今兵围陈城，竟然拒不请成，显然不把楚国放在眼里。不给陈国点颜色，是不长记性的。以我楚国的兵力，灭掉陈国又有何难？”

楚王熊侣并未言语，倒是芟贾说话了，他说：“攻陷陈城，灭掉陈国也许并不难。但陈并非一般中原小国，原本是武王初封的公侯级大国，“三恪”之一，礼仪之邦，只是中期以后有些衰微而已。陈侯看重面子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如果君王想归服中原诸侯，现在灭陈还是有些太早了，要以仁智取之。”

楚王熊侣颌首。

屈巫已经知道，楚王熊侣其实并非真想灭掉陈国，此次伐陈是他“三年不鸣”之后的一鸣。灭陈会让那些亲晋的诸侯国彻底死心归晋，形成一致对楚的联盟，那么楚国称霸中原，怕要成为泡影。楚王熊侣一定不想为一时赌气而灭掉陈国。屈巫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如此他便有周旋的余地。

楚王熊侣一时沉吟，显然他没有想到会是如此结果。他迟迟没有开口下达命令，显然是还没有想好对策。

片刻之后，楚王熊侣转脸，双目直逼屈巫，问道：“陈侯为何要这样？”

屈巫说：“陈侯有两件事不能释怀，一是先王在时，陈曾派使节至楚国，请求解除盟约，以免遭受晋国的报复。当时先王答应过陈国可以自由外交。二是，陈先君薨殁时，楚为盟国却不派使节吊唁，是楚国先违约失礼的。所以，陈侯决不妥协。”

斗越椒在一旁说：“屠城会让陈侯妥协的。”

楚王熊侣并未接斗

越椒的话，而是继续问屈巫：“那么，泄冶、轅颇的意向呢？”

“泄冶、轅颇之言在先，陈侯最后复述诸卿、大夫意见而已。”

“夏御叔呢？他的意见如何？”

“君臣同心，誓死卫城。”

“君臣同心，誓死卫城？”楚王熊侣重复了一句，仰面大笑，而后说道：“这倒是在寡人的意料之外，陈君臣竟然也会同仇敌忾。这不屈之气，寡人颇为欣赏。”

楚王熊侣看了看众将领，挥手说道：“撤！”

斗越椒不解地问道：“君王，陈国不过是笼中之虎，一箭足矣，为何就撤了？”楚王熊侣说：“既是笼中之虎，稍候一刻又何妨？”

“稍候一刻又何妨”犹如一句谏语，免陈国于屠城。

令尹斗越椒听闻楚王下令撤军，心中始予不解，继而愤懑。他觉得楚王熊侣竟然和芟贾、屈巫之意相合，置他令尹意见于不顾。他已做好计划，攻陷陈国，只他一军即可，这正是他立功的好机会，竟然被芟贾一番鬼话所夺。

若敖氏一族和芟氏本来就不是一路人，早在成王时期，令尹子文推荐子玉为令尹时，大臣们都去祝贺，唯独当时还只有十四岁的芟贾不贺，还说子玉不适合当令尹，轻者丧身，重者辱国，有何可贺。不过，芟贾确实也言中了。斗越椒为了当令尹，曾和芟贾一起潜杀斗般，才取得了令尹一职。芟贾聪慧过人，颇受君王器重，既能潜杀斗般，他日潜杀斗越椒，谋得令尹之位也不一定。斗越椒心生忌惮，对于芟贾，不可不防啊，倘若有机会，必定要铲除后患。

屈巫听到楚王熊侣说“撤”时，他那颗悬着的心才算结结实实地落下来。他终于明白楚王熊侣并不想真正伐陈，熊侣的心在宋国，宋国才是楚王熊侣这次出征讨伐的真正目标。但他得让楚王下定决心从陈撤兵。他知道楚国宫中与陈国一样，并非君臣同心。所以，当他听芟贾说完，心里就有了底气。“陈国君臣同心”，是促使楚王撤兵的杀手锏。因为，倘若君臣同心，陈国便可坚守其城，楚国军士必然受挫，那么伐宋，便减少了兵力，便没有胜战的把握。楚国兵临陈国城下，虽然并未攻城，但都知道陈国不过是楚国刀俎之鱼肉而已，和盟与否又有何意义？

屈巫随着楚国大军，朝宋国进发，他拿出那方绣着芍药的丝帕端详一番，又复揣进怀里。夏姬，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她。

“稍候一刻又何妨”，屈巫的耳畔又响起了夏姬的声音。

古陈星月